

《查令十字街 84 号》是本怎样的书

◎ 叶 露



因为电影《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》的热映,那本串联起男女主人公命运的《查令十字街 84 号》成为人们感兴趣的话题。此书平装本一度在国内脱销。今年是书作者、美国剧作家海莲·汉芙诞辰 100 周年,译林出版社推出精装珍藏版。《查令十字街 84 号》究竟是本怎样的书?

1949 年初秋的纽约,33 岁的美国女作家海莲·汉芙偶然看到一则关于绝版书店的广告,爱书如命的她想要几本英国文学的旧书,于是凭着一股冲动,她写信给位于伦敦

的查令街十字 84 号的“马克斯-科恩书店”,并列出的那些她搜遍纽约也没搜到的老书,希望他们帮她寻找,满足她“对书籍古老的胃口”。

没想到,才过了 20 天,海莲就收到该书店一位落款为 FPD 的店员的回信,表示她要的书都在路上。11 月,海莲就收到了梦寐以求的书籍。

落款为 FPD 的店员就是书店的总经理弗兰克·德尔,就这样,海莲不断来函索书,弗兰克不停地找书寄书,两人开始了长达 20 年的书信往来。但是二十年里,两人始终没有见过面。后来,得知弗兰克去世,海莲极为悲伤,遂决定将两人的通信结集出版,这就是《查令十字街 84 号》。

书信体的形式,读起来流畅而感人。汉芙的信文笔轻松诙谐,信马由缰,弗兰克的文字矜持稳重,从信里可以看出一个书店老板兢兢业业的形象。

该书被译成数十种文字流传,三十多年人们读它、写它、演它,书店的地址——查令十字街 84 号已经成为全球爱书人之间的一个暗号。

这本书影响如此之大,原因有三:海莲·汉芙和弗兰克因书结缘却 20 年未曾曾面,是一则浪漫的

传奇。他们性格各异,令人欣赏。

海莲不美貌,但却因为幽默感和对生命的热情让人觉得魅力四射。即使生活稍显困窘,一个人住在“白蚁丛生、摇摇欲坠、白天不供应暖气的老公寓”,她最关注的仍是书籍,读书让她永葆一股纯粹和浪漫。而弗兰克是一个温暖的英国绅士,他有家室,身边的人都赞美他的谦逊与温和。他珍爱书籍,经常走遍英国拜访私人宅邸去搜寻好书。他饱富学识,和海莲有着相通的幽默感。他喜爱海莲那些酣畅淋漓、一针见血的书评。友谊随着通信而上升。书中,海莲得知战后英国物资紧缺的状况,为弗兰克和书店的同事们寄那些“只有在黑市上才能看到的”火腿、鸡蛋之类的食物,甚至给弗兰克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寄尼龙袜的插曲相当感动人。

二:两个爱书人通信间关于一本本书的评价,本身充满讯息,读来欣喜并能获得启发。

三:更多人关心两人之间未果的感情。海莲·汉芙和弗兰克那穿过漫长岁月的心灵共鸣令人震撼。书中那句“在我们的一生中,遇到爱,遇到性,都不稀罕,稀罕的是遇到了解。”令人共鸣。曾经一度(1951 年),海莲也计划着去英国见

一见弗兰克,顺便游览她热爱的英国文学所发源的国度,看看英国女王加冕。弗兰克甚至说:“我能说的只是,如果有一天你来伦敦,橡原巷 37 号永远会有一张床等待着你,你爱呆多久就呆多久”。但因为突发的治牙事件花掉她一大笔钱,她只好调侃“伊丽莎白只有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加冕了”。1969 年的某一天,一封绝望的信件,宣告了这个一生夙愿永无可能实现,因为弗兰克因病突然去世了。只剩下海莲在公寓里整理弗兰克 20 年来为她搜集的爱书,悲痛不已。

海莲在书里写到:“你们若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 84 号,请代我献上一吻,我亏欠它良多……”——遗憾是伤感,但也造就了情感永恒的魅力。因为书,他们心有灵犀,他们默契终生。

书是情感的媒介,精神的食粮。通过交流书籍和思想让两人的情谊有了深度和广度,在这个速食时代,这个爱书人的传奇再次因为电影而传播,是很有意义的。深刻的感情能靠薄薄几页纸发展,一生的知音也完全可以不以市俗的方式缔结。书有什么样的力量,书能使人有怎样的净化与升华,那是能令人好好琢磨的。

新书推荐

《时间之间》(英)珍妮特·温特森著,于是译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2016 年是莎士比亚辞世 400 周年纪念。英国霍加斯出版社联手全球视野内的顶级小说家,开启改写莎士比亚经典剧作的计划。该项目于 2014 年春启动,并在秋天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同步宣布了 11 国(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丹麦、南非、印度)出版方,首批包括七部作品,将于 2017 年秋季前全部推出。《时间之间》作为本系列的开篇之作,由英国著名作家珍妮特·温特森改写自莎翁的晚年剧作《冬天的故事》,著名青年翻译家于是担纲翻译。珍妮温·特森以《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》荣获惠特布莱德首作奖,温特森自此一跃成为英国文坛最耀眼的作家。珍妮特·温特森将原著的故事背景转移到当代美国,通过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进行改写。她出色地诠释了嫉妒与宽容、过去与未来的紧密相连,让读者既领略经典的妙处,又领略女作家的才情。

《毫米朵拉》虹影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十岁的毫米朵拉和母亲在浴兰节上看偶戏,突然发现母亲不见了,而整个城市也正面临洪水的威胁。在娃娃鱼的指引下,她开始了奇幻的寻母之旅。她遇到几维鸟、大力士和小矮人,也拜会了孟婆、印度神希瓦;她要唤醒一座中了魔咒的沉睡之城,也要挤过时间之门的紧密发条。在这一艰辛的寻找之旅中,毫米朵拉找寻母亲,也发现自己。《毫米朵拉》是想象力和爱的盛宴,虹影用语言搭建起宏大的空间时间和生死边界上的竞技场,通过一个女孩的成长故事,告白了一个母亲最深沉的爱。

《我们的村庄》(英)玛丽·拉塞尔·米特福德著,漓江出版社出版

玛丽·米特福德与她所喜爱的英国女作家简·奥斯汀一样,出生于英国汉普郡的乡村。她擅长用散文随笔描述英格兰乡村的田园生活,具有于平淡中见奇迹的能力。她的代表作《我们的村庄》以她本人在英格兰一个小乡村的亲身经历为题材,以女性独特的细腻及温柔将那里的自然景色、乡土文化娓娓道来,将常人眼中平淡得近乎枯燥的生活写出了新意,令她当代及现代的读者向往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语教授戴德·林奇认为,米特福德在《我们的村庄》中表现的是在特定或限定的地点生活的那种满足感。她借村庄来讲述人的心灵感受,精神境界。那是一种景观与境界的多重组合,而且超凡脱俗。或许,也正是这种原因使得一个村庄的景色,具有“如此宁静、如此欢快、如此多变、如此原汁原味的英国风情”。

《欢乐颂》阿耐著,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小说因同名电视剧热播而走红。故事叙述的是: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欢乐颂小区 22 楼,这样的交集,竟改变了生活的轨迹。海归高管、职场白领、机关小职员、“胡同公主”、富二代,性格各异,彼此纠缠,情节的风生水起,人物的最终命运吸引读者。

我双眼澄净,心底迷茫——读卡佛《大教堂》

◎ 王 瑛

回望往昔,许多作家几乎很少例外,大家都在试图解说某种世态炎凉。一个正在城市里流行的故事,人物于情节中热烈纠缠,人们茶余饭后有了瞎侃的配方。但小说到了卡佛这里,都化做一缕轻烟,能感受到的只剩一种情绪。“我自说自话,你们是否喜欢,与我无关”。我觉得卡佛是标准的“情绪大师”。他几乎全部的小说,可以看到他对人类情绪描写的细腻入微。但若想在他的小说里读到刻骨铭心,你注定要失望。众多作家里,卡佛无疑是神经质的一位,我觉得他很像诗人,这可能与他的酒鬼身份密不可分?酒让人振奋激昂,亦可使人昏暗消沉,但突然乍现出的一缕灵光,又把入狠狠地吓了一跳。卡

佛的敏感气质注定要表现在他的小说里。有人说,读他的小说常常感到莫名其妙,我想说的是,因为你没他那么绵密而敏感。

作家们纷纷企图想通过小说去教化民众,或者起码可以自我得意一番,而所有这些企图,在卡佛的小说里从来见不到。读《大教堂》,一个盲人最根本的想法,如果他们每个人都肯承认,他们心里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,无非是要和那些双眼圆睁的所谓正常人一样活着。卡佛笔下写盲人,大胡子,从不戴墨镜。盲人看不见,但家里却有两部电视机,一彩色,一黑白,他对男主人公说,“我最喜欢看那部彩色的”。不禁莞尔。《大教堂》中诸多琐碎描写,足以说明卡佛的超人敏

感,那些由敏感造就出来的暧昧,在小说里四处潜伏,悬念高悬,我很想知道小说女主人公和盲人究竟是什么关系,密切到了什么程度?必不可缺的“性”到了卡佛笔下,也变得意犹未尽起来——女主人公当年给盲人读书,她要离开了,盲人抚摸了她。盲人的眼睛就是手,盲人通过手感受了女主人公的一切,再以后,他们开始互相阅读对方——女主人公事无巨细,点点滴滴,把自己的生活录下来寄给他。人物关系变得愈发扑朔迷离起来。

卡佛小说的魅力,在于他对情绪的微妙捕捉。有时候你根本就不明所以,但又仿佛知道一点?你于是更加想弄清楚,作者究竟在说什么。在“知与不知”之间徘徊,欲罢

不能。许多作家写故事,常常汹涌而至,高潮来得令人目不暇接,卡佛却擅长不动声色。小敏感,小细节,小暗示。仅此而已。盲人看不见,但他突然说起了教堂。男主人公故意来一句,“教堂是什么样你见过吗?”盲人处变不惊,他叫对方取来纸笔——他要画一个大教堂。我的脑海中总出现这样一幕——一个正常人与一个盲人,默默深夜,一笔一笔画大教堂。你以为小说发展到此处是该升华的时候了?你又错了。

朋友说,他读了多次《大教堂》,但依然无法十分明确。卡佛的魅力可能就在于那种“不明确”性,里头有种种情绪,微妙而复杂。以你的细腻去读懂他的细腻,这难道不是对读者水平的考验?

在卡佛看来,贫穷,工作累到吐血,生存要比写小说写诗艰难得多,他引用了亨利·米勒写《北回归线》时的状态——在借来的房间里写作,随时有人会抽走椅子,他不得不随时停下笔来……是不是这样的人生状态造成了叙事的情简,欲说还休?

活。他边走边看,以他的慧眼慧心随手抓拍下了海内外的山川、人物、建筑。断断续续就有了数万张照片。这些照片,记录了他的踪迹也袒露了他的心迹。

因为他不是职业摄影家,和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相比,他的摄影更带有诗人的浪漫率性,带有随机、随意、富于日常性生活气的特点,以小见大,在一个个生活细节中,彰显了一个历史、时代的时而又大步流星时而缓慢艰难的流动轨迹。这个时代许多不经意中被遗忘、被忽略的场景、表情、记号,许多已经远离我们的那些轰动过的“热点”,因为它们提醒而在我们的记忆中活跃了起来。使我们想起了曾经的沧桑和欢欣,想起了一些人和事,以及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些岁月。这些摄影作品没有“伟大”,只有平凡,是他那些“伟大”政治抒情诗的最平易的注解。

"小处"后面的时代风云

◎ 毛时安

带着“红色诗人”桂冠的桂兴华,一直是写黄钟大吕、大江东去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的。近来,他整理自己的摄影作品,却有趣地取名“小处”。其实,大小不是绝对的。大是小的集中,小是大的基础。

桂兴华是我们的同代人。我们有差不多的文化背景、社会阅历、人生道路。但在今天这个时代,像他这样的人物越来越稀缺,越来越罕见。我自己在文艺界、文学界工作,深感做桂兴华,是要有点唐吉柯德的坚持、固执,甚至是偏执,而且还很孤独。

其实政治抒情诗曾经是我们这一代文化生活中极为重要的阅读资源。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阶

梯式的政治抒情诗《列宁》、《开会迷》曾狂热地风靡过我们年轻的心。贺敬之、郭小川,更是我们这代文学青年的心中偶像。我自己就是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,抄写过全篇的贺敬之的《放声歌唱》。直到今天,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手抄本。

桂兴华要在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时代重建政治抒情诗。他一直高亢地讴歌着。经过他几十年来不懈的坚持和努力,现在桂兴华已经成为当代政治抒情诗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和一个品牌。只要写中国当代诗歌史,写到政治抒情诗这一章,“桂兴华”这三个字就无法绕开,无法回避。所以,我觉得桂兴华的坚持很了不起。

为什么了不起?桂兴华有诗人高昂的激情,一个人几十年下来激情不减,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他的诗歌创作在一个始终亢奋饱满的过程中,慢慢攀上了自己写作的山顶。我看《邓小平之歌》,有些诗句确实写得很感人:“一个九十三岁的老人几度走出漫漫冰雪,他一身的力量就是要温暖中国所有的寒冬”。桂兴华,找到了政治抒情诗的诗意。桂兴华的诗也经过了一些变化。一个从大到小的过程。他原来的诗,总是写得场面、结构都很宏大,包罗万象,后来他慢慢从大的罗列向小的范围归拢。

为了创作,桂兴华带着简易的照相机、手机,走南闯北地深入生